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  
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  
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  
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  
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  
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  
取戈劔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  
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  
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  
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



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于天下之



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  
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  
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  
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  
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  
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  
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  
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  
國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

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  
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  
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  
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  
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  
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  
齊人而葆之太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  
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  
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



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  
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  
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  
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  
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  
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  
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  
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  
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  
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  
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鑿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  
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夫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  
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足以倍之  
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加用而爲者是  
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  
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裘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  
芋鮓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



圍暑雨凡爲宮室加固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  
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  
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  
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其爲舟  
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  
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鮒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  
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  
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  
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  
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

不敢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  
聖王旣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  
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  
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計矣  
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  
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  
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興師以攻伐鄰  
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  
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優  
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非今爲政者所以寡人



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聖人爲政其所以  
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務行  
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葬下第二十五節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  
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  
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  
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  
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  
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亦猶此

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  
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  
不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  
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  
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  
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子墨子曰不然昔  
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埒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



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增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聖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埽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母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誠可以

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汎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



不巳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鞞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乘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



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  
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  
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  
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  
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  
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  
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况無  
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  
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  
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

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  
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  
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  
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  
崇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  
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  
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  
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



事未得恣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

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



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  
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  
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備馳  
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  
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  
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  
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  
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  
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  
下之明法以度之

明鬼下第三十一節

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  
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  
請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  
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  
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



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脂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噐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災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且禽艾之道之曰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  
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  
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  
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  
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  
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  
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有是得其父  
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  
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直注之汙壑  
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  
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  
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  
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  
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

非樂上第三十二節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  
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  
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掇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

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



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  
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  
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  
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  
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與君子聽之與君子聽之  
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  
惟母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人不可衣短  
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

云 夫身體容貌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  
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  
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  
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  
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  
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  
唯使雉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  
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  
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將欲求與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

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



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執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

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



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頰舌而利其脣呷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

知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貴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



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  
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  
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  
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  
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扞  
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  
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  
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  
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母俞於人乎子墨子曰  
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  
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  
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  
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  
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  
吾是使翁難雉乙下於白若之龜白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  
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  
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



禹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于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人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



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乎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闔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闔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闔惡有士而無闔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也而不知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

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哉是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



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大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處人厚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



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知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

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意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



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  
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犢豕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  
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  
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  
三意之田曠蕪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  
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  
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  
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弁其目而視  
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  
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  
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奪其所惡今  
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  
也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  
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  
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  
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  
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  
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

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



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莛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

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



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



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馬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據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



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  
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  
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  
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  
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  
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  
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叩子而  
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  
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  
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

之取也今子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  
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  
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  
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  
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摺怱儒服而以見子墨子  
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  
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  
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  
之衣絺羊之裘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



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愆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愆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管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祿而去其冠也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厭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



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蘄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  
爲虛戾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  
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  
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  
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  
愚豈可謂知矣哉子墨子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  
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  
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  
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  
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  
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  
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  
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子子酒矣子葬  
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  
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  
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  
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



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其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

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  
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  
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惡行暴失天下吾  
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  
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  
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  
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  
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  
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

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  
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  
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  
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  
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  
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



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

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



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

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鈞者之恭非爲魚賜也蟬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



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  
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  
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  
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  
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  
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  
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  
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  
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

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  
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  
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  
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  
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  
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  
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  
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  
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  
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掛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



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  
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  
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  
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  
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  
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  
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  
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  
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馬子將何  
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

山譽王子問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鉤要直兵  
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  
又况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閻豈不仁哉子墨子曰  
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  
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  
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  
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  
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勒也



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鈞之進者強之量其鈞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鈞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鈞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鈞強賢於子舟戰之鈞強我鈞強我鈞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鈞而止人人亦鈞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鈞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鈞強賢于舟戰之鈞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不爲



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

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



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  
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  
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  
所以此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  
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  
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  
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  
處其間中守間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  
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終第十冊



